

探析历史文化名城的场所精神复兴模式 ——以陕西韩城古城城市设计为例

Analysis of the Revival Mode of Place Spirit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A Case Study of the Urban Design of Hancheng Ancient City in Shanxi Province

陈 洋 朱 捷*
CHEN Yang ZHU Jie*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面上项目“景观触媒效应下的山地城市开放空间体系构建机制研究”(编号: 51978093)

文章编号: 1000-0283 (2021) 05-0034-08
DOI: 10.12193/j.laig.2021.05.0034.007
中图分类号: TU986
文献标志码: A
收稿日期: 2021-02-25
修回日期: 2021-04-09

陈 洋
1994年生/女/重庆渝北人/重庆大学风景园林硕士在读/研究方向为城市设计、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重庆400044)

朱 捷
1962年生/男/江苏南京人/重庆大学建筑城规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为城市设计、风景园林规划与设计(重庆400044)

*通信作者 (Author for correspondence)
E-mail: 525998280@qq.com

摘要

针对我国城市建设更新过程中出现的历史文化名城场所精神消逝现象, 基于场所精神理念, 提出名城场所精神复兴的可行路径。依循理论研究、问题剖析、模式建构、实例验证的逻辑路线, 凝练出以历史文化为基底、特征环境为构架、地方社区为表情、地域生活为舞台的历史文化名城场所精神复兴思路。剖析陕西韩城古城在历史文脉断裂、原真空间受创、原有居民流失、旅居关系失衡4个方面面临的具体问题, 结合古城主要价值特色, 提出韩城古城场所精神复兴的具体模式, 展现该模式框架在实际案例中的运用与演化, 旨在协调文化保护、环境提质、旅游发展、遗产管理与社区培育的相互关系, 为守护名城的价值特色根基提供创新思路与方法策略。

关键词

历史文化名城; 场所精神; 韩城古城

Abstract

Faced with the disappearance of place spirit in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during the process of urban construction and renewal in country, the article tried to propose a feasible revival path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based on the concept of the place spirit. Following the logical route of theoretical research, problem analysis, model construction, and case verification, the ideas of spiritual revival of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is condensed with historical culture as the base, characteristic environment as the framework, local communities as expressions, and regional life as the stage. Analyze the specific problems faced by the Hancheng ancient city of Shanxi from four aspects: rupture of historical context, injury of the original space, loss of original residents, and imbalance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ce and tourism. Combined with the main valu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ancient city, the specific model of place spirit revival in Hancheng ancient city was put forward. It clearly shows the application and evolution of the model framework in actual cases. It aims to coordin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ultural protection, environmental improvement, tourism development, heritage management and community cultivation, and provides innovation ideas and strategy for protecting the foundation of the value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Key words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cities; the spirit of place; Hancheng ancient city

历史文化名城作为“保存文物特别丰富, 具有重大历史文化价值和革命意义的城市”^[1], 兼具物质与非物质层面的独特价值, 这种价值特色正是历史文化名城存在的根基与精髓^[2]。在城镇化发展阶段的后半程, 规划建设重点回

归内涵、回归使用者^[9]，是城市建设、城市更新的必然要求。受到过度商业化、同质化、非人性化设计等问题的挑战，部分历史文化名城陷入独特性消逝之殇，并伴随着身份认同缺失与文脉割裂带来的巨大失落感。以往针对历史文化名城展开的规划设计研究多聚焦于忽略地方特质、脱离人群生活基础的空间，无法充分表达历史文化名城独有的个性色彩与文化风味，因此“场所”这一整合了地方物质与精神特性、人与环境关系的研究视角更适用于探讨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特色。“场所”蕴含的含义与气质反映着地方的场所精神，这亦是历史文化名城价值特色的根源。如何通过场所精神复兴之路实现对历史文化名城“特色土壤”的营造与“文化精神”的延续，成为传统与现代和谐对话、提升整体环境品质、改善其作为旅游布景的配角处境、重塑城市活力核心与文化记忆的关键。

1 历史文化名城场所精神复兴

1.1 场所精神概念内涵

场所精神起源于罗马人基于自身宗教信仰构建的“地方守护神”观念，认为个体和场所拥有自己的守护神灵并赋予其生命、特性和意义。建筑学范畴引入的场所精神概念出自诺伯格·舒尔兹(Norberg Schulz)的著作《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其核心内容包含两个方面：场所为具备特性氛围、承载生活的空间，能形成广泛时空秩序(方向感)并与人产生精神互动(认同感)；场所精神，亦称为“场所感”，则是场所展现出的深层特质，如氛围、情趣、特征等^[4]。

1.2 场所精神支撑要素

场所精神是场所的本质，其实现需要借助场所这一承载媒介。Ralph明确了构成场所的3个基本要素：场所的实体环境(The Physical Setting)；活动、情况和事件(The Activities)；通过个人和团体经验创造的含义(The Meanings)^[6]。而场所精神的形成不仅需要实体形式空间赋予场所特质，还是人与场所互动的产物，需要人同场所产生密切关系，并能从中感受到场所的特征含义^[6]。因此，场所精神的建构受到空间、活动、含义3大支撑要素的影响。

1.3 历史文化名城场所精神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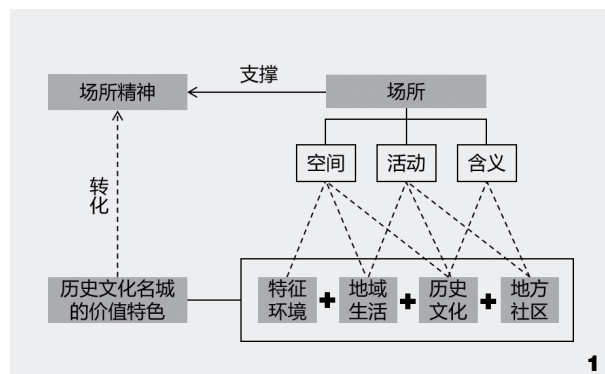
当前，我国城市化所处阶段的特殊性带来日益突显的历史文化名城场所精神的消逝问题，主要体现为历史文脉断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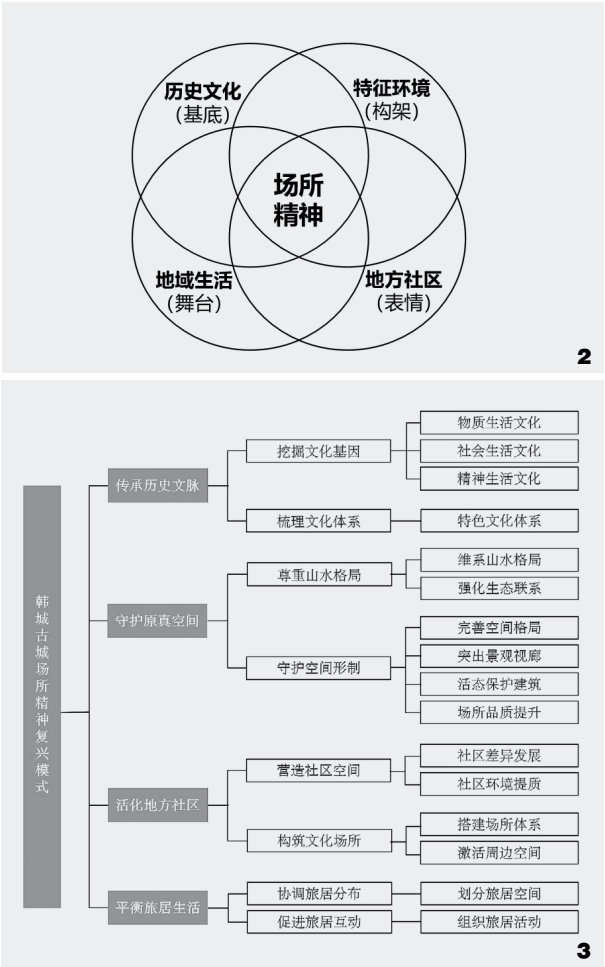
原真空间受创、原有居民流失、旅居关系失衡4个方面。受城市建设与旅游产业的冲击，历史文化名城出现了地方文脉断裂的情况，由于对名城自身文化内涵和文化资源缺少深度了解与充分挖掘，在规划决策与设计管理过程中易导致形态保护与文脉传承的本质对立^[7]。城市建设用地的扩张、城市空间结构的更新与调整，会对名城的历史环境造成影响，近年来掀起“整体复建”热潮的古城就多达十余处^[8]。此外居民的自发改建行为亦致使名城的原真空间受创。在现代生活与旅游产业的影响下，当地居民易外迁流失，社区社会结构变得脆弱，而原住民是承袭传统文化与历史记忆的精神本体^[9]，地方社区是其存在与延续的重要基础，若缺少本土人烟与地域生活气息，名城将面临文化空心与断代风险。历史文化名城具备旅居双重身份，既是外来游客感受地方文化的主要舞台，也是社区居民生产活动、社会交往的重要空间，但旅居关系发展失衡易造成名城沦为旅游参观的布景，居民生活空间受到挤压，引发历史文化名城空间走向物化与异化^[10]。

1.4 历史文化名城场所精神复兴思路

场所精神与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特色息息相关，在历史文化名城语境下探析场所精神的复兴模式，应立足于场所精神的支撑要素，将历史文化名城的价值特色要素转化为形成地方场所精神的基础(图1)。历史文化名城独有的特征环境是营建场所精神的实体空间条件；地方居民从事的生活、文化活动则勾勒出地域生活画像，赋予空间特性，使之完成从空间向场所转化的递进过程^[11]；经历时间沉淀出的历史文化成为追溯地

1. 历史文化名城价值特色要素与场所精神支撑要素的关系





方空间形制、传统习俗、认同感、归属感等复杂含义的关键路径；地方社区作为主体与场所建立紧密互动，在二者共同的干预、重构之中凝聚成生活经验与集体精神。

回顾历史文化名城相关领域的研究实践，多面临实体空间与无形文化分离、生活方式与地方社区脱节的问题，场所精神蕴藏的整合与凝结作用有助于弥合上述关系。由此归纳概括历史文化名城的场所精神复兴模式（图2），其主要由历史文化、特征环境、地域生活与地方社区4个部分组成，以特征环境与地方社区作为物质基础，以历史文化与地域生活作为上层建筑，以历史文化与特征环境构建历史文化名城的场域特征，

以地方社区及其地域生活作为“人”的参与，最终形成以历史文化为基底、特征环境为构架、地方社区为表情、地域生活为舞台的相互支撑、相互作用的模式结构。

2 韩城古城场所精神的消逝与复兴

韩城古城位于陕西省韩城市，总占地面积约0.79 km²，南北纵深约1 km，东西宽度约800 m。始建于隋朝，距今已有1500余年历史，保留着唐、宋、元、明、清5代建筑，是全国元代建筑最为集中的地方，文化遗产价值尤为显著。作为国家级历史文化名城、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在20世纪80年代末，韩城古城便在名城保护与管理上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是全国少数几个保存比较完整的古城之一，传统风貌特色犹在，是追溯历史文化名城场所精神的典型范例。随着韩城市着力发展古城文化旅游，韩城古城已开始出现旅游泛商业化、原住民流失等趋势，对其场所精神的延续造成威胁。因此选取韩城古城作为研究对象，能够较为典型地反映同类型历史文化名城中出现的问题，并对后续研究提供一定参考价值。

2.1 韩城古城场所精神消逝问题

- (1) 历史文脉层面。虽然古城文化资源类型丰富、富集度高，但文化传承堪忧，缺少文化活力且有日渐式微的趋势，家训文化、耕读文化、重儒重仕等传统精神文化逐渐淡出视野，不被人们了解与重视。
- (2) 原真空间层面。外围开展的新城建设活动逐步逼近古城空间，韩城古城东侧原有垆原地形构成的天际线被新建建筑影响，古城格局虽在但部分区域改造时肌理破坏明显，新建、重建部分缺乏对古城肌理的呼应，部分历史建筑仅做“挂牌保护”，实际修缮维护状况不佳，基本没有原真活动发生。
- (3) 原有居民层面。韩城古城有明显的青壮年人口外流现象，古城中愿意留下的多数是老人或有孩童仍在本地就读的家庭，人口老龄化趋势明显。人居环境不佳、出行停车不便、房屋老旧、旅游区物价高、游客活动干扰日常生活等原因都促使原有居民搬离古城。
- (4) 旅居关系层面。韩城古城的主要街巷和一些特色民居建筑几乎都被“景点化”以面向游客开放，居民原有的活动空间被占据，旅居空间层次不清且没有明显的“公共—半公共—私密”的空间体系，居民、游客流线交叉导致相互影响，次一级街巷的服务对象不明且功能设置含混。

表1 陕西韩城古城价值特色的具体体现

类型	价值特色
历史文化	生产文化：棉花、花椒等
	手工业文化：剪纸、印花袜子等
	饮食文化：羊肉饅饅、花膜、十三花酒席等
	集会文化：庙会、集市、司马迁民间祭祀
	社会文化
	节日庆典：七月七、寒食节、社火表演
	人生礼俗：婚丧嫁娶
	精神文化
	游艺文化：闯神楼、行鼓和背芯子等社火表演
特征环境	家训文化：儒学文化、耕读传家、礼乐教化等
	历史故事：名人文化、商贾文化、红色文化等
	山水格局
	南临漳水，西依梁山，东北有塬，山水环抱
	城防格局：“五寨拱城”的防御格局
	城塔关系：“双塔雄峙”的城塔关系
	空间形制
	古城格局：古城“神东人西”的礼制布局
	空间肌理：基本保持明清时期整齐紧密的空间肌理
地方社区	居民社会
	社区空间
	居民生活
地域生活	游客活动

2.2 韩城古城价值特色

城中物质与非物质文化遗存十分丰富(表1)，有“关中文物最韩城”之说，古城内现有文物保护单位20处，其中国家级5处、省级8处、市级7处。古城还具有丰富的民俗节庆活动及手工技艺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均为国家级、省市级非遗，类型丰富。

2.3 韩城古城场所精神复兴模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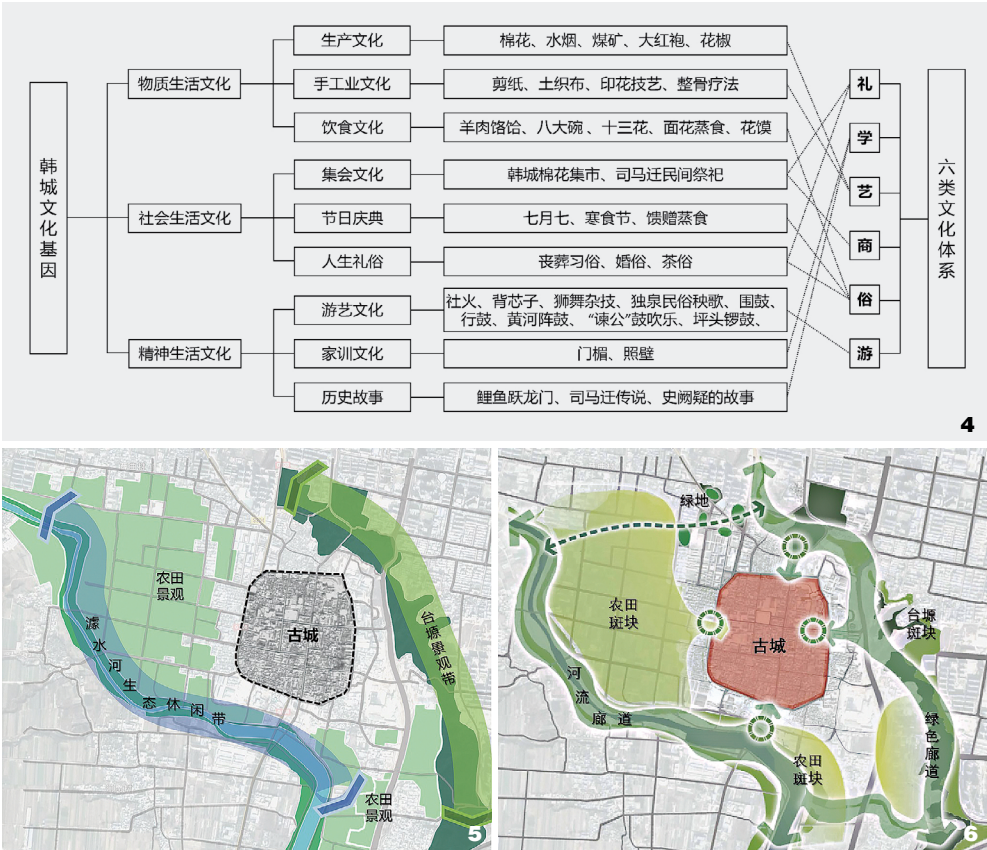
根据上述历史文化名城场所精神复兴思路，结合韩城古城主要的价值特色要素，针对韩城古城面临的场所精神消逝问题，从传承历史文脉、守护原真空间、活化地方社区、平衡旅居生活4个层面提出以下复兴模式(图3)：

(1) 传承历史文脉层面。文化基因是构成地方历史文脉

的遗传密码，是地方文化传播的单位^[12]，因此应充分挖掘韩城古城自身文化基因来延续城市文化特色，通过对韩城物质、社会、精神生活文化基因的梳理，整理出相应的文化谱系作为场所精神复兴的文化基底。

(2) 守护原真空间层面。尊重韩城古城外围的山水格局，优化其生态联系，有助于保护城市总体的山水意象与场所记忆，守护古城自身的空间形制、视线廊道、建筑特色。同时进行空间品质提升，有助于延续其物质空间的原真性，维系地方社区与地方环境产生的“人—地情感联结”^[13]。

(3) 活化地方社区层面。通过古城社区的差异化发展与空间营造来建构社区的认同感，关注社区开放空间与部分公共建筑空间中的特色场所营造，发挥生态、审美、游憩和文化影响力的触媒节点作用，帮助地方社区建立空间定向和归属感^[14]，提升社区空间综合品质，塑造鲜明社区表情。



(4) 平衡旅居生活层面。通过空间划分实现和谐的旅居空间关系，关注旅居空间中的游客活动与居民日常生产、生活之间的联系与互动、混合与分离，以此平衡旅游与居住的关系，守护地方文化生活场景与特色城市风味。

3 基于场所精神复兴模式的陕西韩城古城城市设计

出于保护韩城古城的目的，相关部门在20世纪80年代初通过实施“新旧分离”模式来协调古城与新城发展的关系。该模式对保护古城起到重要作用^[15]，但由于整体城市环境、功能与空间结构的变化，发展定位模糊的旅游产业对古城特色文化与空间形成冲击，导致古城文脉式微，空间风貌受损、社区居民迁出、城市空间衰落等问题。上位规划中拟将古城打造为以文化为城市功能、以旅游为主导产业、以居民为社会支

撑，集文化、旅游、居住于一体的文化聚落及旅游目的地^[16]。面对韩城古城的发展困境与目标，应以其独特的历史文化、空间形制、地方社区与文化生活作为重塑地方独特性与场所精神的来源，创造具有识别性、可持续性、活力的古城空间，唤醒集体记忆，延续地方文脉。

3.1 深挖特色基因，梳理文化体系

古城更新应立足于自身特色文化资源，以地方文化基因为核心梳理文化体系，用以指导构建承载场所精神的文化空间系统。根据前期实地调研与所得文献资料，对古城内现有的文化资源进行统计与分类，提取韩城古城特有的6类文化体系——礼、学、艺、商、俗、游(图4)。“礼”为孔学礼教、门第文化、庙宇与古城形制，百姓日常生活中处理社会关系、

待人接物的方式；“学”为韩城盛行的耕读传家的传统；“艺”为韩城古老的土工织布、印花、米醋制作等传统手工艺；“商”为韩城古城的街市、集市文化和陕西商号；“俗”为地方节日庆典、建筑文化、生活传统等；“游”为当地独特的节庆游艺传统（如社火）^[7]。

3.2 保护山水格局，突显空间形制

古城的山水格局与所处的自然环境体现了场域尺度与整体视角下的“场所感”和城市意象。韩城古城周围呈“台塬围抱，濂水萦绕，农田镶嵌”的风貌特征（图5），以“虚体骨架”为主要脉络，组织多样的“实体”功能空间，形成特定的城市空间肌理^[8]，并控制周边建设用地对原生地貌的影响。此外，应关注山水空间中的生态联系（图6），保护台塬斑块，构建河流廊道和南部林地的绿色廊道，在北部增加部分绿地作为踏脚石联系农田、台塬，以构建韧性城市所需的基本功能结构与系统，提升城市适应不确定性干扰和冲击的能力^[9]。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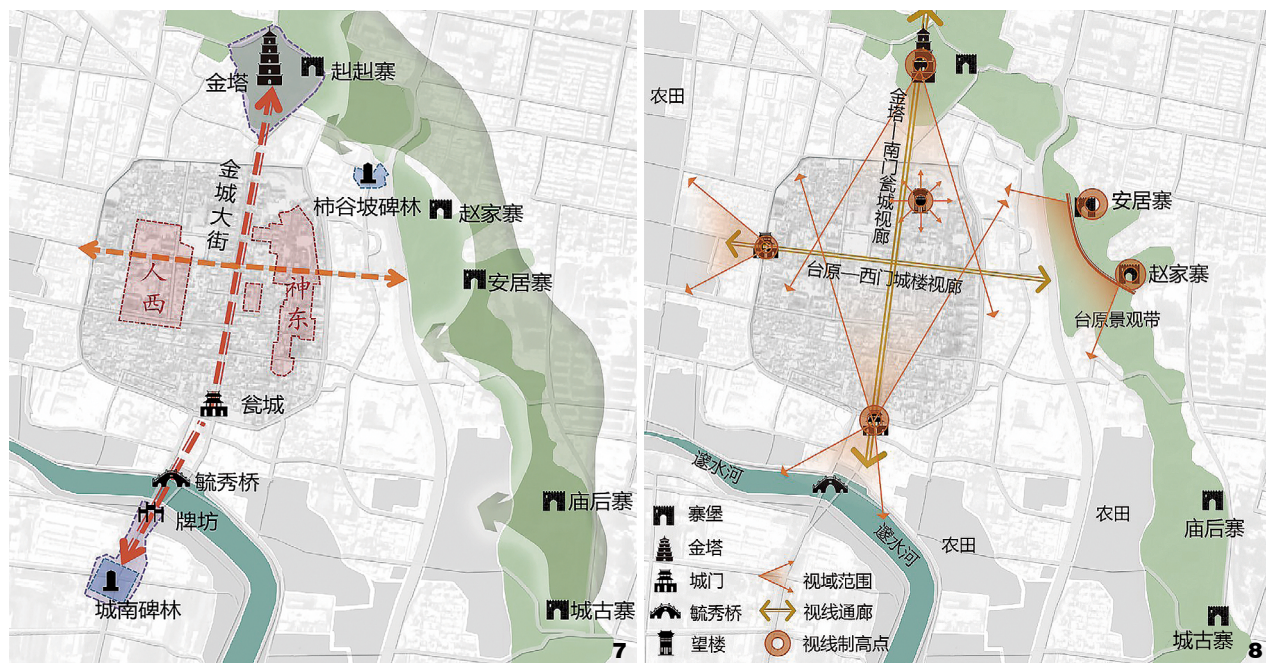
重塑古城场所精神还需尊重其空间形制特征及传统文化寓意：保证“金塔—金城大街—毓秀桥”历史轴线的完整性，

沿袭“神东人西”的传统礼制布局，再现“五寨拱城”的城防特色，保护“庙后村—庙后寨”“城古村—城古寨”村寨一体的特色格局，继承“南北碑林”的文化环境意象（图7）。同时，依据古城周边景观视线特征，保留“金塔—瓮城”南北视廊，强化“台塬—景观”东西视廊；确定金塔、南门瓮城楼、西门城楼、台塬安居寨、赵家寨为古城外部视线制高点，形成对古城、农田、濂水河滨水带的景观视域；确定城东北部现存望楼为古城内部视线制高点，形成对古城整体环境的景观视域（图8）。

在具体空间设计层面，应在遵循古城风貌特征和空间形态的基础上，通过功能置换、环境提升、活动引入等方式提升古城空间品质，为衔接传统和现代生活的场所精神创造对话环境。例如可为文保建筑植入新功能，将韩城古城内的县衙建筑改造为博物馆，承袭乡学传统，以此为核心设置特色公园，联系周边空间；可依托原有历史遗存增设新的游赏空间，如沿濂水河打造活力带，提供滨水游玩之处，沿城墙遗址建设公共绿地，形成亲自然空间；以戏台为核心，通过两侧建筑围合形成社火广场，营造人群休憩、观演、游行的活动空间。

7. 韩城古城空间形制意图

8. 韩城古城的景观视线反映空间形制特征



3.3 活化社区空间，营造特色场所

活化社区空间是凝聚社区人际关系的重要手段，有助于增强社区居民的社会交往与文化认同。根据6类文化资源的空间特征，划分文化主题片区，展开差异化社区营造，形塑不同片区的文化身份识别特征；关注社区环境提质升级，增添社区级公服设施，提升生活舒适度与便利度；结合片区特质改造社区活动场所，引入活力多元的社会生活场景，以此达到地方社区重构生活系统、链接社会网络、活化本土文化、延续场所精神的目的。

遵循不同社区的文化属性倾向与6类文化资源的空间分布特征，融入本土文化生活习惯，将古城内离散分布的场域空间、街巷空间、院落空间、建筑空间与不同类型的活动、文化对应起来形成相互联系、交织渗透的文化场所系统（图9），以场所触媒激活社区空间（图10）。“礼”的展现方式为承袭古城“神东人西”的整体布局，优化东侧三庙一寺附近的开放空间，提升对于古城礼制文化的展示与体验；“学”的复苏为利

9. 韩城古城“文化—活动—空间”的对应关系

韩城文化	活动	场域空间	街巷空间	院落空间	建筑空间
礼	孔圣释祭礼	■		■	
	司马迁民间祭祀	■	■	■	
	传统婚丧俗	■	■	■	
	春节敬神			■	■
学	韩儒文化				■
	家训文化		■		■
艺	土织布制作			■	■
	韩城剪纸				■
	印花技艺			■	■
	米醋制作			■	■
商	集市	■			
	餐饮		■		■
	商号				■
俗	七月七	■		■	
	寒食节			■	■
	传统生活	■	■	■	■
	建筑文化			■	■
游	韩城行鼓	■			
	韩城秧歌	■			
	韩城庙会		■	■	
	背芯子	■			
	“谏公”鼓吹乐			■	

用原有的讲堂、书院遗址和部分文保民居，恢复官学书院、乡学书屋的研学和家学文化展示功能，传承地方书院文化、耕读文化与家学家训；“艺”的延续是在古城现有基础上，新建或改造部分建筑，增设功能空间展示多样的民间艺术；“商”的体现为重点打造金城大街的商业界面，完善古城的旅游商业配套和面向居民生活的商业服务配套；“俗”的活化则是将关中地区独特的民俗文化融于古城内的大街小巷之中，同旅游展示和百姓生活紧密联系起来，形成鲜活生动的图景；“游”的完善是重点打造东北角的城墙公园和依托县衙旧址改造而成的文化公园作为核心的游赏活动空间，提升古城的开放空间品质，优化游赏体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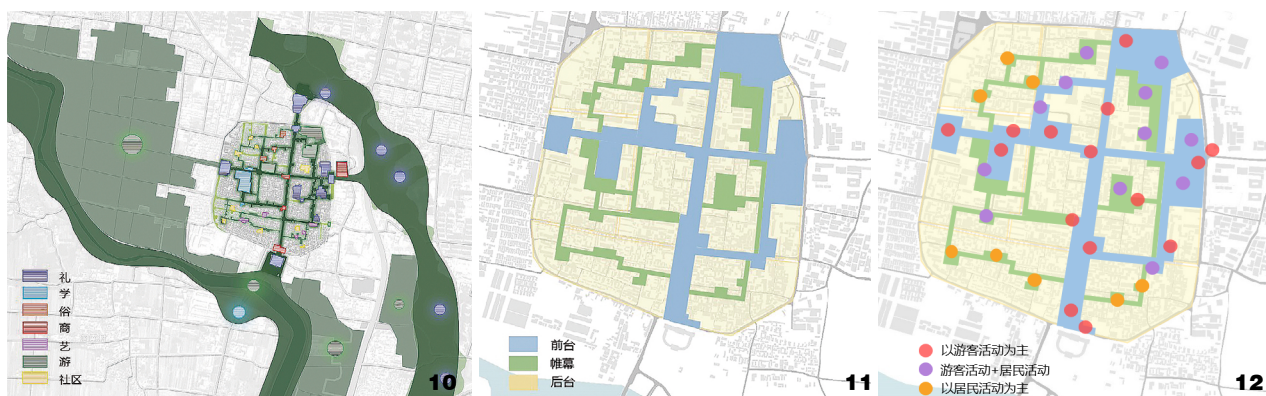
3.4 平衡旅居关系，共筑文化生活

在历史文化名城的场所精神复兴中，社区作为“生活方式”与“地方群体”的主要代表，应对其生活空间进行适度的保护、管理与运营，以保持古城文化的原真性。旅游产业作为地方经济发展的重要引擎，亦应匹配相应的特色资源、物质空间与活动场景，以提升旅游吸引力并实现可持续的文化创新。在平衡居民生活系统与旅游产业系统的关系层面，引入“前台—帷幕—后台”模式^[20]，改善历史文化名城的“舞台化”“布景化”现象，提供深度旅游中的原真性生活体验。因此需根据公共性与可达性原则，划定社区空间（图11），调和旅游与居住、游客与居民的双重矛盾。“前台”为主要服务于旅游活动的广场集市、主要街道、公共院落等空间；“帷幕”为兼具公共、半公共性质的次要街巷、社区公园、街旁绿地、入口空间等过渡空间；“后台”是围绕居住生活展开的次要街巷、民居院落、邻里交往等空间。

受到“前台、帷幕、后台”空间可达性与公共性的差异化影响，游客与居民活动在不同类型空间中的分布特征有所不同（图12）。“前台”空间以面向游客开展的文化展示与商业消费活动为主，如观演、购买等；“帷幕”空间则是游客与居民产生较多文化交流空间，游客可以较为深入地体验一些地方生活场景与本土文化活动，如手工技艺体验、家训文化学习；“后台”空间以社区居民为主，是实现其生活服务与邻里活动的载体。

4 结语

当历史文化名城保护与发展的着力点从实体空间走向虚体空间、从历史信息走向精神内涵、从模糊主体走向具象的



10. 韩城古城公共空间分布示意图

11. 韩城古城“前台—帷幕—后台”空间划分示意图

12. 韩城古城游客与居民活动的空间分布特征

人, 场所精神或将成为关乎其价值特色根基及其真实性、完整性、延续性的关键钥匙。基于此, 本文整理归纳出历史文化名城场所精神的复兴思路, 结合陕西韩城古城城市设计实践, 展现了在具体语境中的场所精神复兴模式与策略成果, 从而回应与改善历史文化名城的场所精神消逝问题。综上, 场所精神复兴模式为调和我国历史文化名城面临的形神分离、旅居失衡等矛盾提供一种有效的解决方案, 也为历史文化名城保持文化身份、管理文化资源、延续文化生命带来新的视野与机遇。LA

参考文献

- [1]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 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S]. 北京: 法律出版社, 2002.
- [2] 贾清利. “价值模糊、风貌缺失”的历史城区保护思路探讨——以罗定历史文化名城保护规划为例[J]. 住宅与房地产, 2020(15): 233.
- [3] 张伟, 刘彦. 基于“粘性”理念的水乡城市滨水空间更新设计研究[J]. 园林, 2021, 38(02): 52-57.
- [4] 诺伯格-舒尔茨. 场所精神——迈向建筑现象学[M]. 武汉: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 2010.
- [5] SMITH C J, RALPH E. Place and Placelessness[J]. Geographical Review, 1976, 68(1): 116.
- [6] 安腾忠雄. 安腾忠雄论建筑[M]. 白林, 译. 北京: 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03.
- [7] 边宝莲, 曹昌智. 历史文化名城的形态保护与文脉传承[J]. 城市发展研究, 2009, 16(11): 133-138.
- [8] 王军. “整体复建”重创后的古城复兴路径探索——以大同古城为例[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11): 50-59.
- [9] 钟晓华. 遗产社区的社会抗逆力——风险管理视角下的城市遗产保护[J]. 城市发展研究, 2016, 23(02): 23-29.
- [10] 高晗. 历史街区生活性街道的在地活化策略研究——以西安安居巷为例[C]//活力城乡 美好人居——2019中国城市规划年会论文集. 北京: 中国城市规划学会, 2019: 13.
- [11] 张位中. 国内古城镇旅游可持续发展理论模式研究——基于文化空间与场所精神理论[J]. 城市发展研究, 2014, 21(10): 13-16.
- [12] 赵鹤龄, 王军, 袁中金, 等. 文化基因的谱系图构建与传承路径研究——以古滇国文化基因为例[J]. 现代城市研究, 2014(05): 90-97.
- [13] 王洋, 于立. 历史环境的情感意义与历史城市的保护[J]. 国际城市规划, 2019, 34(01): 71-75.
- [14] 朱捷, 汪子茗. 探寻山地城市品质提升的方法与途径——基于开放空间体系为架构的研究视角[J]. 中国园林, 2021(3): 38-44.
- [15] 刘临安, 王树声. 对历史文化名城“新旧分离”保护模式的再认识——以历史文化名城韩城与平遥为研究案例[J].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学报(自然科学版), 2002(01): 76-79.
- [16] 韩城市人民政府, 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 韩城市总体规划(2013-2030年)[R]. 北京: 中国规划设计研究院, 2014.
- [17] 郭德源. 韩城民俗[M]. 陕西: 中国诗词楹联出版社, 2014.
- [18] 朱捷, 汪子茗. 景观触媒效应下的山地城市设计研究[J]. 中国园林, 2017, 33(02): 14-16.
- [19] 孙丽辉, 曾娇娇, 李连盼. 基于韧性城市理念的珠海市沿海防风浪潮堤岸提升策略[J]. 园林, 2020(09): 40-45.
- [20] 杨振之. 前台、帷幕、后台——民族文化保护与旅游开发的新模式探索[J]. 民族研究, 2006(02): 39-46.